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家系列丛书

叶式生剧作选

叶式生 ◎ 著

徐悲鸿
忽来私生女
子夜的闪光
承 诺
神秘黑箱

敦煌之夜
隋唐春秋
老店风云
绝代球王
布衣巨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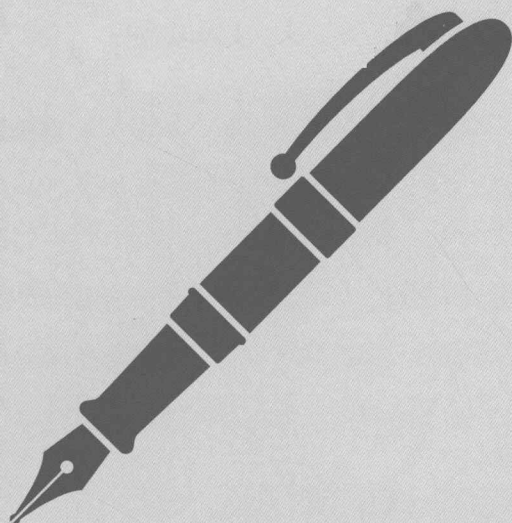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家系列丛书

叶式生剧作选

叶式生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8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式生剧作选 / 叶式生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106-04866-2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

当代②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35.2②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5788号

叶式生剧作选

叶式生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cfpygb@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85×260毫米 1/16

印张/38.5 插页/2 字数/7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866-2/I · 1216

定 价 88.00元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艺术家系列丛书

编委会委员

于 蓝	于 洋	谢 芳
杨步亭	韩三平	阎晓明
窦春起	韩晓黎	焦宏奋
乐可锡		

主 编

宋振山

执行副主编

王迎庆

序 言

不少影视圈外的年轻人向我提出过同一个问题：剧作家和小说家同样以文字作为表达工具，也同样需要刻画人物、铺排情节、编织结构，等等，他们的创作方式似乎并无多大区别，为什么会形成了两个各自独立的专业呢？

关于两者在创作过程中运用的艺术手法的不同，各种影视剧作的初级教材和书店里常见的普及读物中多曾论及，不须赘述。倒是创作过程开始之前两者的一个更大的、根本性的区别，反而不大被人提起：两者在题材选择的自主性上差别巨大，简直可以说是别如霄壤。

客观条件对题材选择的限制，对剧作家和小说家是同等的，置之不论。单从主观方面说来，从古到今的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上都有充分的自主权，他可以全不顾及他人的意愿，一生只写自己喜欢和熟悉的题材，哪怕其范围窄到只涉及他自己和少数亲友的经历，也不妨碍他连写许多年，写成一位小说家。大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小说家领命创作，也就是由别人为之选定题材的情况。但放在同时期浩如烟海的小说作品当中，这种作品占比很小，对总体局面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剧作家，特别是影视剧作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剧作家大都隶属于某个文艺单位，如剧团、制片厂或电视台，总之是那些文艺单位为了便于及时完成自己的创作任务和计划，特意设置的专职创作人员。这些专职剧作家们，无疑要根据单位的需要来选择创作的题材，那范围当然就不可能局限于他个人原来的擅长和喜好了。

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专职剧作家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许多自由职业的剧作家。然而选择职业“自由”了，是否意味着选择题材也自由了呢？

仍然不是。因为原来那些文艺单位的领导们，此时也被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投资人们取代了。你对快递小哥的生活颇有感触，想写个关于他们的连续剧，可是你碰到的一个又一个投资人，对这题材都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请人写IT白领与售楼小姐的

婚外恋，唐宋元明清某朝后宫里的钩心斗角，民国时代大家族间的恩怨情仇之类。而在投资人身后，还有许多人要对题材指手画脚。面对如此情境，为了保持选择职业的“自由”，你又怎么能指望同时拥有选择题材的自由呢？

所以相对于小说家在题材选择上的“任性”，剧作家在题材选择上几乎总是被动的。即便你有时自己先选定了题材，你的作品最终能否走向社会还是要取决于一系列环节和许多别人，其流程要比小说出版复杂得多，绝不是某位总编点头就能算数，更不可能由你自专。所以归根结底你还是被动的。当然，被动并不等于无权拒绝，别人让写什么就写什么。但这已经是关于职业操守的另一个问题了。

题材选择的被动性，决定了剧作家不同于小说家的最大职业特点，也是其首要的执业条件：他必须能熟练驾驭比小说家范围更广阔的题材，否则他的职业生涯必将难以持续。

这一职业特点，自然对所有想成为或刚成为剧作家的青年们提出了比成为小说家更严苛的要求：你必须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多样的兴趣爱好，经常关注并深入观察更多的领域、族群和个体，努力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还需要广泛涉猎，建立起尽可能广博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积累，最好还能经常动动手，尽可能掌握一些不同行业的常用技能。长期坚持这些修炼，对于熟练驾驭多方面的题材，从而持续并拓展你的编剧生涯，是不可缺少的。

编剧技巧，也是初入行的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编剧技巧这东西当然是存在的，不同作者写同一个题材而作品会有高下之分，就是明证。但这所谓编剧技巧，又不能具体归纳为若干通用条款，像数理化公式那样予以确切表述，以供你根据需要随时引用。学习剧作之初，我也曾为了快速入门，认真读过不少讲述编剧方法和技巧的书籍，并且当时自以为颇有心得。然而一旦提笔写作，想要运用书中讲到的某种技法的时候，几乎总是发现它与你的要求难以吻合，最后根本派不上用场。

原因其实倒也简单，这是由艺术作品的本性决定的。艺术作品与技术产品的价值取向刚好相反。技术产品小到手表里的螺丝，大到汽车飞机的发动机，以至全世界电脑里的CPU、显卡、硬盘，只要品牌型号相同，任你成千上万件都可以直接互换，彼此相似度越高越好，完全相同则是最好。而艺术作品之间别说整体相同或相似，就是某些“零部件”与别人的既有作品存在过多的“可互换性”，也是不能允许的。此时它也就不能被称为艺术作品，而成了剽窃抄袭劣行的证据。既然一切艺术作品的价值根基尽在于它完全独立的个性，而作品整体上的个性又必然要求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也

具有鲜明独立的个性，那么想找到可以处处适用的某种技巧，当然只能是徒劳了。

这是不是说，学习掌握编剧技巧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呢？当然不，只是这个学习掌握的过程，远不是在课堂上或书本里所能完成的，它只能靠你在大量的创作实践中一点一点去“悟”，让它逐渐潜移默化地进入你的表述方式和写作习惯当中，成为你创作手法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当你写到了足够火候，临到某一个当口，脑子里就可能突然灵光一闪，发现你曾尝试过的各种表述方式都不足取，只有刚想到的这一种才是最恰当又最巧妙的！这时那所谓技巧，也就自然而然体现在你的表述当中了。一切真正有用的技巧皆无定法，也无定型，所以不可能通过熟记背诵、高谈阔论来获得。这正如想成为游泳高手，读遍国内外名教练编的游泳教材也无大用，必须经常下水酷游，才有可能。

不过，由于时间、机会等条件的制约，每个人写作实践的量次必定都是有限的。所以多读剧本，包括读并不成熟的剧本，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了一种很有益的替代补偿方法。别人的创作实践，可以从正面给你提供借鉴，或从反面给你提供教训，这都会有助于加速你感悟技巧的过程。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我把自己多年来写下的部分剧本罗列在这里，提供给有志于此道的学生或初涉此道的年轻同行，以及众多业余爱好者们作为参考。倘若它们能对诸位青年才俊有些许启发，帮你们少走几米弯路，区区心愿也就算圆满实现了。

每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都应该是真、善、美的探求者和传播者。为此他在下笔之前应该有两重自信：

一、无论要写的是何种题材，长篇短制，都不可违背人类的良知与道义。即使时过境迁，作品仍能不失个性和真诚；

二、相信要写的东西最适合由自己来写。或许实际上未必如此，但他至少应该自信如此。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不如及早搁笔。

坚守独立人格，秉持真诚而写作，切不可为了一己一时的浮名琐利，空耗他人的钱财和时间。

我愿以此自律，并与所有同行新锐共勉。

2017年11月6日，于北影知不足斋

目 录

1 序 言

一 电影剧本

2 徐 悲 鸿

44 忽来私生女

84 子夜的闪光

133 承 诺

165 神秘黑箱

二 电视剧本

212 敦煌之夜

372 隋唐春秋

554 老店风云

570 绝代球王

587 布衣巨贾

605 附录 叶式生主要作品年表

607 后 记

……

與 悲 劇

……

……

……

电影剧本

……

……

……

……

……

……

徐 悲 鸿

新加坡 日

战云笼罩的街市。

神色慌张的行人。

字幕：1941年12月 新加坡

一个报贩挥着一卷报纸向路人叫卖：“看报，快看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从此不太平喽！看报看报！”

路人们买报展读，愤慨议论，忧心忡忡。

警察署

一个头戴宽边呢帽、身穿西装，颈系黑领结的中年男子被一名马来亚警员推推搡搡地押进门厅。中年男子一路用汉语抗辩：“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我要求你解释清楚……”

警员对他的抗辩显然听不懂，也不想理会。

中年男子徒然抗辩着，被满脸敌意的警员推搡着走向署长室。

署长室内

办公桌后边坐着金发碧眼的英籍署长，看到一个黄种中年男子被押进来，不由一愣。

中年男子继续方才的抗辩。二警官都不理睬。

马来警员用英语向上司报告：“这几天外来游客都走光了。这个人还留在这里到处走动，看样子既不像游客，也不像商人。我怀疑，他是个日本间谍！”

署长边听边打量着中年男子，脸上露出明显的敌意。

“你这个日本佬！老实交代吧，这个时候到新加坡来干什么？是陆军部还是海军

部派你来的？”

署长使用了对日本人的蔑称“Jap”，一脸憎恶地讯问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茫然片刻，换用另一种语言抗辩：“我要先请问你们有什么权力随便抓人？我要求你们提交证据和理由……”

他的法语非常流利，可惜署长显然听不懂。

署长总算不太笨，虽然听不懂，却看懂了几分中年男子的表情，低声对急于立功的下属吩咐了两句。

马来警员领命而去。

片刻后，进来一名四十多岁的华裔警官：“署长，您有什么吩咐？”（英语）

署长：“这个人是不是日本人？你来问问看。”

华裔警官打量中年男子一眼，试用汉语问：“你是中国人吗？”

“当然。”中年男子额手称庆，“谢天谢地，可碰上一位老乡了！”

华裔警官：“请问先生上姓，到星洲来是做生意还是探亲访友？”

中年男子：“鄙人徐悲鸿，作画为业。”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华裔警官。

“您就是徐悲鸿先生？在下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呀！”警官受宠若惊的双手接过名片，当即转呈署长，并用英语将情况报告。

署长大惊，一脸敌意迅即变为谦恭景仰，起身向徐悲鸿伸出手去连声致歉，又用英语唠叨了好半天：“对不起，徐悲鸿先生！太对不起了……”

徐悲鸿茫然又愕然地看着瞬息大变的署长。

华裔警官忙翻译：“徐先生，署长先生说 he 早就非常仰慕您。两年半前 he 有幸参观了您在维多利亚纪念堂首次举办的画展。那天汤姆逊总督和夫人亲临揭幕典礼，那盛况 he 至今记忆犹新。对您把展卖所得全部捐助抗日的义举，署长先生更是钦佩之极！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认识您本人，以致刚才错把您当成了日本间谍。他为此向您深表歉意，希望能得到您的谅解！”

“原来如此。”徐悲鸿微笑点头，握住了署长悬空已久的手，“署长先生过奖了。”

署长忙请徐悲鸿就座。华裔警官敬烟献茶，热情备至。

徐悲鸿不动烟茶，拿过作讯问笔录的纸笔，沙沙沙地画起来。

署长诧异地与下属对视了一眼。

纸上转眼间出现了刚才那个一脸敌意的署长形象，线条简洁流畅，生动传神。

署长看着徐悲鸿顷刻间画出的自己的头像，好不惊奇、赞叹。

一个面相精干的年轻人急匆匆进来。他是徐悲鸿的学生兼助手金平。

金平：“老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出了什么事？”

徐悲鸿示意对面坐的署长，笑道：“我是被当作日本间谍抓进来的。”

“什么？简直荒唐透顶！”金平愤然质问两警官，“你们怎能这样胡来？这是举世闻名的中国画家，徐悲鸿大师！”

华裔警官：“误会，这完全是误会！我们署长刚才已经向徐先生深表歉意了。请问您是……”

徐悲鸿：“这位是我的助手，金平先生。”

华裔警官翻译给署长。署长语气诚恳地说了两句什么。

华裔警官：“徐先生，署长先生说，他回想起刚才对您的傲慢无礼，仍然深感不安。他愿意再次向您道歉。”

徐悲鸿摆手道：“不必了。署长先生刚才的傲慢和敌意，并不是对徐悲鸿的，而是对‘日本间谍’的。对吗？如果对一个日本间谍他不表示敌意，而给予现在他对我这种礼遇，我倒要马上拍案而去了！”

华裔警官把徐悲鸿的话翻译给署长。

署长听罢大表赞同，用力与徐悲鸿握手。

金平附耳对徐悲鸿低语了几句。

徐悲鸿点点头，将那小张速写折叠起来掖进衣袋，起身告辞：“今天的误会也是幸会。诸位公务繁忙，我不多打扰了，希望咱们后会有期。”

“再会，再会！”

“goodbye！goodbye！”

握别之际，署长看着徐悲鸿，对下属说了些什么。

“这……”华裔警员望着徐悲鸿，似难启齿。

徐悲鸿：“署长先生有什么话，尽管直言。”

华裔警官指指徐悲鸿的衣袋：“署长先生想请您割爱，把那张画像送给他作纪念。不知您能不能……”

“哦，当然可以。”徐悲鸿当即从衣袋里掏出那张速写，放在桌上展平，拿起旁边的铅笔，略略思索，在肖像旁边写下一行标题：

可嘉的敌意

华裔警官把画题译给署长。

署长大喜，从徐悲鸿手上接过那张速写，连声称谢。

街上 日

徐悲鸿面带沉思漫步走来。

“老师，老师！”

徐悲鸿停步回头：“金平？”

金平追上几步，掏出一封信，交给徐悲鸿。

徐悲鸿瞄一眼下款，急忙拆阅，不觉眉头蹙起。

金平：“师母不来？”

徐悲鸿轻叹一声：“她不愿来新加坡，更没兴趣跟我一同去美国办展。”

金平：“是吗……”

徐悲鸿神情黯然，将信掖进衣袋里。师生二人默默前行。

金平：“老师，师母不来也对。眼下到处兵荒马乱的，师母带着孩子长途跋涉来星洲，的确很艰难。况且战火恐怕很快就要烧到这儿来了。师母不愿意陪您远行，我看主要是从孩子的安全和学业考虑。您别为此烦恼……”

徐悲鸿：“是呀。我长年不在她身边，这些年她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四处奔波，确实难为她了。”

金平：“丽丽上六年级了吧？”

徐悲鸿：“可不是。转眼我快两年没见过伯阳和丽丽了。难怪你师母对我不满，我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确多有失职呀。”

金平：“老师，您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

徐悲鸿：“怎么？”

金平：“您如果是董其昌或清初四王那种以仿古为能事的画家，完全可以养尊处优，一边作画一边安享天伦之乐。恰恰相反，您主张师法造化，用画笔表现鲜活的人生和真实的世界。这就注定了您必然要一生奔波不止，事业家庭无法两全。这难道能说是您的过错么？”

徐悲鸿慨叹地：“要是你师母也能这样想，就好了。”

一报童摇着手中的报纸迎面叫卖而来：“看报，看报！日军昨天在巴宝海滩登陆，槟城告急！看报啦，看报！”

“槟城告急？！”徐悲鸿师生同时一惊。

金平忧心忡忡：“槟榔屿一旦失陷，新加坡就危在旦夕了！”

徐悲鸿寓所储藏室 夜

柜子箱子，桌上桌下，到处堆满了画轴、画框，古瓷、玉雕等艺术品。

徐悲鸿小心地穿过其间空隙走到一个紫檀木立柜前，打开铜锁，从柜里取出一个手卷轴，择路走到桌边坐下来。

他扭亮台灯，怀着虔敬之情，将一幅泛出暗黄色的绢本长卷轻轻展开。

精美绝伦的《八十七神仙卷》徐徐呈现在灯光下：

这是一组线描人物群像，灵动飘逸，优美传神，极具“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妙趣。

徐悲鸿极专注地观赏着。他已观赏过不知多少次，但每次看时总禁不住仍是激情萌动，心驰神往。

金平进，见徐悲鸿正独自观赏画卷，轻轻走到老师身旁，也默默观赏起来。

徐悲鸿情不自禁地赞叹：“令人常看常新，真是绝世神品！”

金平：“的确太美妙了。张大千先生推论为唐代画圣吴道子之作。您看呢？”

徐悲鸿：“这不能说是定论，但至少可备一说吧。不过当初我决定收购这幅古画，倒没在意它出于谁手，让我倾倒的是作品本身。在我心目中，无论是吴道子还是无名氏所作，都不影响这幅画的价值。不过从线条和格局、气韵来看，出自唐人之手我看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两宋以后，中国的人物画就迅速衰落，再也达不到这样高的水平了。”

金平：“嗯。难怪大千先生见到这幅画，那么羡慕您。”

徐悲鸿：“你想想，一千两百年前，欧洲的绘画比这不知要幼稚多少倍！至于美国，那时还处在蛮荒时代，除了印第安人偶尔在岩石上刻画些简单的图案，根本还没有真正的绘画可言。”

金平：“老师，您想把《八十七神仙卷》带到美国去展出？”

徐悲鸿：“对。我要让美国人见识见识，中国先民具有怎样的惊世才华和伟大创造！让生活在那里的所有侨胞都能引以自豪，扬眉吐气！”

金平默然片刻：“不过，老师赴美举办画展的事，恐怕难以成行了。”

徐悲鸿：“怎么？区区那点儿日寇，还能打过太平洋去吗？”

金平：“那当然不至于。可是我刚才在街上听说，开往美国的几班轮船，从今天

起全都停航了。”

徐悲鸿一惊：“这是为什么？日寇不是还没打到新加坡来吗？”

金平：“但是从船主到水手，已经无人敢再冒险起航。先前美国并未对日宣战，日寇都能不顾国际公法，悍然偷袭珍珠港。现在美国已经对日宣战，日寇对开往美国的商船和邮轮发动袭击，就更无所顾忌了。”

徐悲鸿：“万恶的日寇，真是卑鄙透顶！”

金平：“老师，是不是赶快给林语堂先生和赛珍珠女士发个电报，说明赴美展览暂时不能成行，等以后时局安定再作安排？”

徐悲鸿决然摇头：“不行。这次去美国不是办我的个人画展，而是要办‘中国画展’。历代几十位中国画家的上千件作品，历尽艰辛才集中到新加坡，现在就差装箱起运了。全部展品的目录和照片也早已经寄给美国方面的画展筹委会。人家在那儿翘首以盼，我却惧怕风险裹足不前，情何以堪？”

金平：“可是……”

徐悲鸿：“你明天去请陈老、林先生和庄先生，再多请几位热心抗日的侨界朋友来，一起帮我想想办法。只要有一线之路，纵有风险，我也要如约前往！”

金平：“好吧。是不是把那位‘刘将军’也请来？”

徐悲鸿：“对。此公办法多，请来，请来！”

徐悲鸿寓所客厅

五六位衣履整洁、从中年到老年的侨界首领和友人济济一堂。

一个器宇轩昂、三十六七岁的退役军官独坐一隅，身穿未佩肩章领徽的呢制军服。此人名刘汉钧，人称“刘将军”。

徐悲鸿一身白色中式夏布衣裤，手握一柄折扇：“这次赴美举办中国画展，除了许多位在美华人朋友热心奔走，还得到了以罗斯福夫人为首的美国援华联合会的支持。如能成功举办，不仅有益于在美国传扬中国艺术，而且能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到更多的支持。一举两得，何乐不为？所以我决意一行。但是据说赴美班轮近日都已停航了。今天请诸公枉驾光临，就为一件事：能否帮我找到一条敢去美国的轮船？”

在座侨友们相顾摇头，唏嘘不已。

较年轻的侨友李：“我认识一位英国轮船公司的船长。他那条‘梅丽夫人’号，好像近两天要开往旧金山。”

徐悲鸿：“哦？那太好了！”

侨友李：“不过船票比平时要贵五倍，而且非美金不收。”

徐悲鸿：“随他！烦劳足下马上帮我订购船票，办理托运！”

侨友李刚要答应，邻座拍拍他的胳膊，将他制止。

“且慢，祥根老弟。”侨友林说，“‘梅丽夫人’是一条船龄十五六年的老船，别说中途遭遇轰炸，就是碰上大些的风浪，也不安全。万一发生不测，老弟岂不是把悲鸿送进了火坑？”

侨领李：“这……”

徐悲鸿：“惠民兄言重了！当年铁达尼号误触冰山，其后近三十年来，再没有多少客轮遭遇海难。未必轮到我过一次太平洋，就偏要葬身鱼腹？诸公以为我徐悲鸿会如此命运不济吗？”

较年长的侨友黄：“悲鸿兄，你的雄心高义，令人佩服。如果你能平安到达彼岸，办成画展，当然是功莫大焉。但日寇穷凶极恶，无所不为。万一途中真遇到不测之祸，岂不追悔莫及？”

徐悲鸿：“只要此行值得，就是真遇不测，我也决不后悔。”

“悲鸿兄！”侨友庄站了起来，“你说此话，我可不敢苟同！”

鹤发银髯的侨领陈：“老朽非但不敢苟同，还要坚决反对！”

霎时座间一片反对声浪。

“你们……”徐悲鸿看看身旁的助手，望着请来帮忙却群起阻止他的侨胞们，怔住了。

侨领陈：“悲鸿，你来星洲展画义卖，捐助抗战，为什么星洲侨胞无分男女老幼，全都热心捧场？大家不光是仰慕你的画艺，更是敬佩你为国为民的侠肝义胆，上可昭日月，下可比田横！我这样说绝不为过吧？”

“当然！”

“毫不为过！”

徐悲鸿：“不不，德公，你太过誉了！”

侨领陈：“悲鸿，老朽从来不会虚言奉承谁，你是知道的。你不光是中华艺坛的稀世之才，就是你对抗战的贡献，也无人可替。所以老朽今天要犯颜直谏：眼下你非但不应再去美国，而且不应继续留在星洲！”

徐悲鸿：“呃？”

侨友林：“德公说得极是。日寇铁蹄眼看就要踏遍马来半岛。新加坡弹丸之地，不日就将沦落敌手。悲鸿兄，‘乱邦不居’，你应该马上回国才是！”

“对，趁日寇铁蹄未到，赶紧回祖国大后方去！”

侨友黄：“悲鸿，你热衷抗日，尽人皆知。日本军部如果有抗日志士的黑名单，你肯定名列前茅。你必须早谋脱身之计呀！”

“现在马来半岛已经遍布日寇，只能搭去印度的班轮先到仰光，再穿越滇缅边境回国。”

“我看悲鸿兄应该立刻整备行李，尽快登程！”

“对，宜早不宜迟。悲鸿，我一会儿就去给你订票！”

徐悲鸿望着大家默然有顷：“诸位的深情厚谊，令我深铭感激。但是如果我眼下不能去美国，那也就不能离开新加坡。”

侨友黄急问：“为什么？”

侨领陈：“悲鸿，你作画‘独持偏见’，我举双手赞成。但今天这事，你可不能‘一意孤行’啊！”

徐悲鸿：“德公，我为赴美展览征集的上千件绘画作品，上百件文玩珍宝，加上我自己几乎所有的代表作，现在都集中在新加坡。诸位苦口相劝，我可以暂时不去美国办展览，但我怎么能扔下这一大批国宝，自己逃之夭夭呢？”

侨友白：“何必扔下？可以同船托运嘛！”

“同船托运谈何容易。”侨友黄摇摇头，“这不是些毛巾肥皂，是几千件各色各样的艺术珍品。整理登记，分类装箱，到办理手续，装船起运，再快也得十天半月。那时，恐怕就连人带东西都走不成啦！”

侨领庄：“所以悲鸿还是应该快走。东西我们可以帮他分头暂存，以后再找机会归还。”

侨友林：“安知这一‘暂’要到何年何月？星洲全岛不过两百平方英里，能有几处安全藏匿之所？倘若未及归还，倒先落入日寇手中，我们日后何颜以对悲鸿？”

徐悲鸿：“我若一走了之，日后又何颜以对四万万同胞和列祖列宗？人在物在。如果星洲当真很快沦陷，我宁愿与这些国宝共存亡！”

侨领陈：“悲鸿！国宝要保，人更要保！依老朽的愚见，你不妨把所有东西分成三类，最珍贵的随身携带；次珍贵者托运回国；再次者由我们分头代存。这样就可以人物兼顾了。你看怎样？”